

# 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研究

邵 颖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源自汉文灵验故事, 梳理这一故事的源流演变有助于考察应验故事流变历程。写经灵异故事之演变体现了民间写经、《金刚经》信仰等风气的盛行, 折射了佛教普及化与世俗化的时代特征。回鹘译文反映了回汉民族以佛教文化为媒介的交流现象, 记录了回鹘接受大乘经典的真实情况, 对研究回鹘佛教信仰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回鹘文 《金刚经》灵验; 故事源流; 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76.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20(2012)01-0072-05

20 世纪末, 德国学者 Peter Zieme (茨默) 于柏林博兰登堡科学院 (BBAW) 所藏吐鲁番出土物中发现一则回鹘语写经应验故事, 拟题为《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sup>[1]</sup>。这一残卷由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 (1904) 在 Yaxoto 所获, 其故事并未记载完整, 尚缺结尾。此残卷今存一叶, 正背面各书七行回鹘文字, 编号为 U3107 (T II Y22)<sup>[2]</sup>, 文字清晰可辨, 是典型的回鹘写经体。这份写卷对研究吐鲁番地区佛教流传状况及世俗信仰, 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这一回鹘文文献业已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洪勇明《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皆对此进行研究。杨富学基本转述了 Peter Zieme 介绍, 并未对此卷年代、底本作出判断。洪勇明据回鹘原文翻译了这则故事, 并从文本载体、正字法、语言特色、翻译风格等特征推断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抄写于 12 世纪下半叶, 并论定其作者为僧古萨里。上述研究为后人提供了基础, 启益良多, 但在底本与故事来源上, 还值得深入探讨。

## 一、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底本及故事源头

洪勇明以 Peter Zieme “换写”与“转写”为蓝本, 对这一回鹘文献直译如下:

在名叫……城的西面有个李村, 他坐在椅子上, 经常召集学生并传授知识。当他努力做善事的时候, 每天还拿着笔写字。他说 “我要抄写《金刚经》。(把它) 献给天上的众神。” 他按照次序, 当空把《金刚经》上的字都抄写了。他这样做了很长时间, 知道他做那些事的人们都很惊讶。

那个书生自己(继续)写着。在那之后, 有一次, 那里一连七天都在噼里啪啦地下雨。那里成了被雨浇注的(地方), 哪一块地方(都是湿的)。那个智者说 “我要为天上的诸神抄写《金刚经》。” 那里是当空抄写经的地方, 其地面上周围各十尺的地方未被雨水触及, 不是湿的。而是干干的。一旁看到这个情况的小牧童感到奇怪, 急忙向那个地方(走去)。<sup>[3]</sup>

收稿日期: 2011-06-15

作者简介: 邵颖涛 (1978—), 男, 陕西蓝田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依据回鹘原文及 Peter Zieme 所录英文来看，Peter Zieme 所拟题目实际并不符合原本文意。根据故事内容，该故事并未提及主人公名姓，也没有说明他的身份为居士，主人公应是一个书生。而《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一名是 Peter Zieme 依据《三宝感通录》、《法苑珠林》等书所暂定的，其较准确的拟名应为《荀书生写〈金刚经〉灵验记》。

洪文认为回鹘文灵验记抄录的底本为《金刚经感应传·荀居士》及《金刚经纂要刊定记·荀书生》，此论尚需商榷。如果洪文所论该文献翻译时间确在 12 世纪下半叶，则与《金刚经感应传》没有关系。因为《金刚经感应传》成书时间在南宋末期，较晚于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抄写年代。再者，从故事的主要情节来看，《金刚经感应传》因袭于唐人之作，并无特异之处，诚非回鹘文故事的来源（参见表 1）。

宋僧子璿《金刚经纂要刊定记》亦应不是回鹘文稿所据底本，因为《金刚经纂要刊定记·荀书生》所记村名“王者村”，这与回鹘文灵验记中的“李村”并不相侔，如果回鹘文以它为底本当沿袭为“王者村”而非“李村”（“李村”系他书“王李村”之略，可参见表 1）。但回鹘文故事的确有一处文字记载和《金刚经纂要刊定记》相似，其他书籍所记多为“雷雨”、“雨”，这与回鹘文所记“那里一连七天都在噼里啪啦地下雨”有异，唯《金刚经纂要刊定记·荀书生》与此类似。故可推断：回鹘译文虽不源于《金刚经纂要刊定记》，但可能与《金刚经纂要刊定记》同出一源。而据《金刚经纂要刊定记》卷 5 及《金刚经疏记科会》卷 7 所记：子璿所记“荀书生”故事抄录于《纂灵记》，故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也可能源自《纂灵记》。

《纂灵记》是唐代僧人慧苑改订法藏《华严经传记》而成，此书屡为澄观著述所引用，现已无考，难觅其踪。但从这一故事的演变历程来看，可知《纂灵记》故事素材滥觞于道宣的作品，而道宣正是记载这一故事的较早著者。“荀（荀）书生”故事的最早源头并非如 Peter Zieme、杨富学、洪勇明诸学人所论源自道宣《三宝感通录》（麟德元年六月成书），而是道宣《大唐内典录》（麟德元年正月成书）。下文将回鹘文与记载此故事的其他书籍（主要是唐宋时期）依照成书年代顺序做以对比，以探求回鹘文汉文底本（见表 1）：

表 1 荀（荀）书生写经灵验记主要情节比较

书 名	人 物	地 点	主 要 情 节	故 事 结 尾
1. 大唐内典录	荀书生	新繁县西王李村	教书，为村人所侮，对空写经，雷雨丈余不湿，牧儿避雨	僧人告知有经坛，百姓护栏设斋，天乐盈耳
2. 三宝感通录（源于 1）	荀书生	新繁县西王李村	教书，为村人所侮，对空写经，雷雨丈余不湿，牧儿避雨	僧人告知有经坛，百姓护栏设斋，天乐盈耳
3. 道宣律师感通录	荀蒨书生	新繁村	教书，为村人所侮，对空写经，牧儿避雨不湿	村人自觉经坛神异，遂护栏设斋
4. 律相感通传（源于 3）	荀蒨书生	新繁村	教书，为村人所侮，对空写经，牧儿避雨不湿	村人自觉经坛神异，遂护栏设斋
5. 法苑珠林（引自 2）	荀书生	新繁县西王李村	教书，为村人所侮，对空写经，雷雨丈余不湿，牧儿避雨	僧人告知经坛，百姓护栏设斋，天乐盈耳
6. P.2094 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	荀居士	新繁县西北村	乐善，诵经，对空写经，有雨不湿，放牛者、小儿避雨	胡僧告知有经坛，经坛现在
7. 敦煌 S.4037（源于 6）	荀居士	新繁县西北村	乐善，诵经，对空写经，有雨不湿，放牛者、小儿避雨	胡僧告知有经坛，经坛现在
8. 太平广记（引自 2）	荀书生	新繁县西王李村	对空写经，后值雷雨丈余不湿，牧牛小儿避雨	僧人告知有经坛，百姓护栏设斋，天乐盈耳
9. 金刚经纂要刊定记（引纂灵记）	荀书生	新繁县西王者村	对空写经，霖雨，丈余不湿	西僧告知有经坛，百姓护栏设斋，有天乐
10. 回鹘译卷	书生	城西李村	教书，乐善，对空写经，七日霖雨丈余不湿，牧牛小儿避雨	残缺
11. 金刚经感应传	荀居士	新繁县西王李村	对空写经，有雨丈余不湿，牧童小儿皆避雨	僧人告知有经坛，百姓护栏设斋，有天乐

由表1可知,这一故事在唐、宋间转引的情况大致如下:

此故事滥觞于《大唐内典录》卷10,同年稍后成书的《三宝感通录》转引此事,此后诸多书籍之记载皆由此发轫。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律相感通传》源于《大唐内典录》;《法苑珠林》卷18、《太平广记》卷102引自道宣《三宝感通录》;宋僧子璿《金刚经纂要刊定记》卷5引自《纂灵记》;敦煌写卷S.4037《荀居士写经灵验记》及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系在道宣作品基础上改编而成。由此察知,所有故事都是在道宣《大唐内典录》基础上演变而来。

根据表1故事情节判断,回鹘文所记故事素材源于道宣《大唐内典录》,译者所据底本可能参考了《纂灵记》及流传于敦煌的此故事,故综合了两者的诸多信息,包含“乐善”、“霖雨”等情节。然不能否认,回鹘译卷并非如实记录原故事,它对原故事做了一些改动。

辨清故事来源,可以对回鹘写卷残缺的内容略作补充:僧侣告知村人此地天上存有写经坛,村人听闻此事后遂设护栏,并心生敬意归信佛教。

## 二、故事流传的历史背景和宗教内涵

荀(荀)书生写经灵验故事极其兴盛,广泛流传于古吐鲁番、敦煌、中原大地,并被多种典籍转载。除上文所提及唐宋代典籍之外,还有诸多书籍记载此事,如:清人周克复《金刚持验纪》、清人彭际清《居士传》卷4引自道宣《三宝感通录》;《金刚经疏记科会》卷7、明僧广伸《金刚经鑿》卷2引自《纂灵记》;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95、清人揆叙《益戒堂诗集》卷5引自《法苑珠林》。另外,明人曾凤仪《金刚经宗通》卷3、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清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金刚经了义引》卷21等书籍皆辗转相因于此故事。

荀(荀)书生写经之事还被不断神化,被方志类书籍附会成当地名胜。宋人祝穆《方輿胜览》卷51记“写经台,在新繁县。汉末荀居士于台上援笔书空曰‘吾为诸天,雨降则苔上不沾湿。’侧有石砚。”<sup>[4]</sup>祝穆将故事时间误作为汉末,实滥觞于唐人之作。此后复有明人李贤《明一统志》卷67、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68、清人穆彰阿《大清一统志》卷385皆记录“写经台”一事。

这一故事之所以能广泛流传,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宗教原因:

第一,此故事迎合了信众写经应验的心理。写经之习发轫于佛法东传,世俗大众亦不断投入到写经的行动中,无论是出土的实物、还是文献记载皆证明了写经风气的鼎兴。写经灵验围绕的经典有《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华严经》、《金刚经》等,其内容包括因写经免除地狱惩罚、写经延寿、写经避凶化吉等题材,这些灵验记皆满足了世俗信众对于写经征验的心理。“荀书生”写经灵验故事与以往应验故事有别,它侧重于描写佛教经典引发的神异行迹,符合写经潮流及应验故事兴盛的时代风气。

第二,此故事的流传顺应了《金刚经》信仰普及化的进程。代表大乘空宗思想的《金刚经》在唐代获得了长足发展,这部短小精典的经书赢得了无数士庶的青睐。《太平广记》保存了120余则《金刚经》灵验故事,敦煌典籍含有大量《金刚经》类书籍,仅天津艺术博物馆就藏有33卷敦煌《金刚经》,约占总藏数10%。“《金刚经》在唐代的普遍信仰,一方面与《金刚经》所固有的佛教义理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受到其时社会生活现实的影响。”<sup>[5]</sup>“荀书生”写《金刚经》灵异故事,符契《金刚经》信仰的发展趋势,因此不断被人转引。

第三,此故事较好地发挥了佛教劝化功效,具有典型的教化功能。佛教极其重视教化之功,“释氏宣教”类书籍宗旨即在于劝化众生信仰宗教。“荀书生”写经应验故事塑造了宗教信徒的神通、刻画了写经引发的灵异、描述了俗众归信的情况,这些信息对导引大众信仰佛教颇有效应,故其顺势而盛。

此故事能传入吐鲁番并被回鹘族翻译成文,亦与回鹘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相关。据学者统计,目前所知回鹘文《金刚经》残卷记有10件,这反映了回鹘地区《金刚经》信仰的兴盛。“因回鹘佛经大多译自汉文,故其信仰也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以大乘为主。”<sup>[6]54</sup>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就是受这种大乘经典信仰影响下的一种产物,它迎合了回鹘族接受《金刚经》的信仰风气,并反映了回鹘族对《金刚经》应验故事的重视和利用。

### 三、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转译价值

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现在只有少数回鹘文文献存留于世,所以任何回鹘文文献(即使是残卷)的发现都对突厥语文学,特别是对维吾尔语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sup>[7]</sup>此写卷发现于古交河地区,为我们提供了当地俗众佛教信仰的信息。通过比勘回鹘译卷与原故事的异同,可以考察回鹘译者的宗教心理及其对佛教思想的接受倾向。

此卷淡化了主人公形象,不录其姓氏,把他视为某一类人物的缩影。回鹘译卷中的主人公成为了信守佛法的典型形象,“努力做善事”,更强调其功德修行。故事将主人公视为信众,并刻意宣扬善行,这些改易符合宗教信徒的性格特征,体现了西北地域佛教传播的世俗性。功德修行观念在回鹘佛教中极为常见<sup>[6]170-175</sup>,这也是译者如此改易的原因。回鹘译卷还剔除了原故事流传中“工于书法”情节,反映了灵验故事在流传中逐渐从精英文化趋于世俗层面的特征。

此卷注重描绘写经灵异,特意渲染七日大雨、十尺不湿等情节。故事还通过牧童惊异,夸张表达了经坛奇异。这些情节具有深化灵异故事的用意,增强了民众对灵异现象的信任。此卷还特别强调“天神”概念,在有限的篇幅中两次提及“天神”,指明写经“献给天上的众神”。天神与佛教“诸天”内涵不一,此卷把“诸天”译为回鹘文“天神”可能受到了西北回鹘文化影响,这说明回鹘译经依然存有地域文化的痕迹。正如学者所论“在当地佛教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回鹘人纷纷改信佛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既信仰佛教又信仰摩尼教。”<sup>[8]</sup>回鹘信仰并非单纯的佛教信仰,还夹杂着其他信仰。这种现象在回鹘文译经中较为多见,正如羽田亨所论:译经者是先信奉摩尼教而后才该信佛教的,将其已知的诸天及恶魔名称移置于新信奉的佛教的诸天及恶魔之上。<sup>[9]</sup>

这一故事流传于古交河并被翻译为回鹘文字,反映了汉族与其他民族间的文化融合现象。佛教在民族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沟通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为民族间的了解与融合提供了可能。回鹘民族接受《金刚经》灵验故事,折射出回鹘民族对写经观念和《金刚经》信仰的接受。众所周知,“回鹘文佛经残卷绝大部分属于大乘系统”<sup>[10]</sup>,对《金刚经》灵验故事的接受体现了回鹘对大乘空宗思想的接受。

总之,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具有典型意义,此个案为我们提供了回鹘宗教信仰的信息。从这个故事演变轨迹可以探绎此类故事大致发展模式:应验类小说从单篇逐渐扩展为普及类的作品,这与佛教普及化历程是相一致的;在故事流传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意,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世俗化的特征;应验类小说一旦符契于社会信仰潮流,则更容易获得兴盛。

### 参考文献:

- [1] Peter Zieme. The Scholar Mr Xun of the District Xinfa: A Chinese Tale in an old Turkish Translation [A] // 耿世民先生70寿辰纪念文集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7: 276-289.
- [2] 荣新江. 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610.
- [3] 洪勇明. 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 [J]. 新疆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8 (5): 140.

- [4] 祝穆. 方輿胜览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910.
- [5] 杜正乾. 唐代的金刚经信仰 [J]. 敦煌研究, 2004 (5): 56.
- [6] 杨富学. 回鹘之佛教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 [7] 耿世民. 回鹘文《大白莲社经》一叶残卷研究 (3) [J]. 西北民族研究, 2008 (1): 32.
- [8] 李中和. 唐代回鹘宗教信仰的历史变迁 [J]. 甘肃社会科学, 2009 (2): 211.
- [9] [日]羽田亨. 西域文明史概论 [M]. 京都: 弘文堂, 1931: 173 - 174.
- [10] 孟凡人. 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 [J]. 新疆社会科学, 1982 (1): 67.

## The Research into the Uighur Script of the Vajracchedika - Sutra Copied by Kulapati Xun

Shao Yin - tao

(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Uighur Script Vajracchedika - Sutra Copied by Kulapati Xun stems from the Chinese efficacious stories. To discus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can help researchers study the evolutional progress of efficacious stories. The evolution of ghost stories embodies the popularity of Vajracchedika - Sutra belief ,reflects the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versalness and secularization of Buddhism. It tell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Han and Hui nationalities based on the Buddhist culture ,records the fact of accepting Mahayana sutras of Uyghur Khaganate ,which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belief of Uyghur Khaganate Buddhism.

Key words: Uighur Script; The efficacious stories of Vajracchedika - Sutra; Story source; Value

[责任编辑: 刘 慧]